

王先謙注

莊子集解

知學

PDG



#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轍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豎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概飾。鞭箠爲伯樂罪。而微憫。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穀。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 莊子集解目錄

## 第一册

### 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 卷三 外篇

駢拇第八

莊子集解 目錄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 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 第二册

### 卷五 外篇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卷六 外篇 雜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七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卷八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 莊子集解

## 卷一

內道遙遊第一言逍遙乎物外任

北冥有魚

釋文：北海也。

其名爲鯢

釋：魚子，用爲大魚之名。

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

其名

爲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

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玉鸞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

玉鸞運行

於海上故曰海運

徙於南冥

玉鸞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

南冥者

天池也

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久所。

齊諧者

志怪者也

齊諧者

志怪者也

志怪者也

志怪者也

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

水擊三千里

崔譔云：將飛擊水。踞踞。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

搖謂之鵬

郭注暴風從下上

郭注暴風從下上

去以六月息者也

成云：六月半時。至天

野馬也

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

塵埃也

塵埃也

塵埃也

塵埃也

塵埃也

揚土曰塵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

之細者曰埃

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

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

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

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

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

此點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

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

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

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

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

矣非謂遂止也

借人視天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支通云：謂堂有坳埵形也。

則

則

則

則

芥爲之舟

李頤云：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

故九萬里則風

故九萬里則風

故九萬里則風

故九萬里則風

體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不行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遊。

也。螭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鸞。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鳥。俞樾云：文選江淹詩：鸞斯我決。

起而飛李云：決，槍榆枋。枋，二木名。枋音方。李翁集也。榆，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爲備綱鳩之笑。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綱。又何知。蟲殺喻。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

及大年駢列以掩其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

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媧。司馬云：惠，姑寒蟬。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全引列子。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彭

故以久聞。衆人匹之。彭祖爲比。不亦悲乎。年句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注：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滿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

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

而此文若相屬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再證。斥鷃笑之曰：能陵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何止一尺。下文。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言數仞矣。

也。又借斥鴳之笑。此小大之辨也。點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諒爲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且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矣。智德止盡

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足，莫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

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冷然善也。郭云：冷然，句有五

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冷然善也。郭云：冷然，句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福。案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猶免步行

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己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穎川，颍川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鷓鴣巢於探林，不過一枝。李云：鷓鴣

云：鷓鴣，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偃鼠也。李楨云：偃，或作偃，俗作偃。本草陶注：一名偃鼠。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釋文曰：鬼神言曰：祝，祭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鬼神言曰：祝，祭引不受天下之。

肩吾問於連叔。

成云：並古。曰：吾聞言於接輿。

釋文曰：接輿，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釋文曰：大，而無當。案當底也。

往。

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

大有逕庭，宜顯云：連門外路庭，堂不近。

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釋文曰：藐，音貌。簡文云：道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

李云：淖約，好貌。

釋文云：處，子在室女。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駕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

凝。

三字吃緊，非遊物。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司馬云：疵，雲也。癘，音癘，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

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九況反。

案音讀如誑。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瞽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

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

極擬議之詞，是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

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

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司馬云：稽，至也。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

說文：秕，作糶。釋文：糶，猶繁碎。案：糶，音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

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神人以明其自金之道。宋人

資章甫，適諸越。

李云：資，貨也。章甫，冠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

天下設喻。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貌姑射之山。

司馬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

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



宣云：管然深遠，觀案言堯亦自疾。其有天下之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名施爲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今萌蘗瓜，卽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嗚然大也。本亦作

號，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向

鳴俗字，當作楊虛也。云：龜，拘拆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慎云：此以龜爲龜之假借。元應音：世世以泝澣統爲事。統，聚也。李云：源

義，靴下引通俗文：手足拆裂曰皸。經文或作龜，拆下引此文爲證。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

泝澣，擊聚之聲。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

江湖？司馬云：應猶結繩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櫻舟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

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而不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野貓也。身小而伏以候教者，司馬云：遊類

屬東西跳梁，成云：跳梁，不辟高下。辟音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機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誤，與此同

辟也。玉篇：王死於網罟，今夫羸牛，鹿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注以爲羸身。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聞文云：其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逍遙乎。逴遙乎，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又百理狂之不得其死，騾牛之大而無用，不知樗樹之善，所以子求無所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大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百理狂之不得其死，騾牛之大而無用，不知樗樹之善，所以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齊物論第二 天下之物之百，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與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謙均，物我外形，該遠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為齊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仰天而噓，蒼焉似喪其耜。向云：噓，息也。釋文：蒼，解體。

貌。本又作嗜。機，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為窹，寄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倕，成字。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倕，成字。

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遊心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木之枝也。以下異。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爾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俞云：塊，由或體大。塊，成云：塊，而出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

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琴琴乎，之籟，其下同。釋文：琴，長風，琴，長風，琴，長風，琴，長風。山林之畏佳，即嶺嶺，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池，汚，窞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駁形。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激者，謫者，叱者，



生乎。既無可推求，不知其已乎。然俯仰，非彼无我。上之此也。非我无所取。若無有我，誰真自然乎。是亦

近矣。然成云：我即自然，自而不知其所為使。與上怒者，其誰邪。相懸。案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也。李云：特辭

此也。案云：若有真為主宰者，可形己信而不見其形。而運動者已信能之。有情而無形。情與我有相維繫之

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九竅，眼耳鼻口七竅。六藏，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

百骸，成云：百九竅，與下二漏而九竅。六藏，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

也。骸而存焉，賅備。吾誰與為親，成云：豈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

而賤為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即上真宰也。此語點醒。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辭。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

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茫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宿虛文，昭云：宗當作茶。司馬作爾。爾，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宜云：維生何用及。形化而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成云：芒，闇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

若者，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疑一之心妄起。意見

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猶未行而自參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與辯者之旨也。此引為喻。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哉。無而爲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白欺音未如之何矣此段以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應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鶩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是據也。果據以爲言邪。抑以爲無此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言邪。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

乎隱而有是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云。觸處皆道。本

亦不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

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程。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尙賢崇禮。儉

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蓋

亂擊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蓋

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自彼則不見

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返觀人則昧。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游方。可方可。不可不可。言可。言不可。言不可。言不可。言不可。

是非。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有者。既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卽是以聖人不由。董云。不由而照之

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

亦爲彼所被。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非此故各有一。是非此故各有一。是非此故各有一。是非此故各有一。

彼是乎哉。分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感幻。礙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丹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窮。故曰莫若以明。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無。故曰莫若以明。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日指非指。馬非馬。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馬者。喻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借其萬物雖紛。特一馬耳。可乎。不可乎。不可。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而成。路也。爲下句。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隨人爲是非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隨人爲是非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驚證之。不然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爲是舉。莛與檠。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釋文。爲子爲反。舉數事。俞云。說文。莛。莖也。檠。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檠。屋柱也。厲。病癩。莛。檠。以大小言。厲。西施。必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憭。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視其分也。成云。分一物。以成數也。其成也。毀也。散毛成。麤。伐木爲舍。等也。如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如此成。即故無論成毀。復可通。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已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庸也者。用也。宣而爲一。不必異視。

無用者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通也者得也。則自得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因是已。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固於目前之一隅，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嘗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欲俄而餽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乎？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張滿注好養，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或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官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也。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以上又見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有物，尙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尙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存，情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柱也。曠，名文古，善琴者鼓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蕙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平公樂師案枝策，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蕙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者，莊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蕙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者有不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辯之時枝葉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証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証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孔穿之徒，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當六國時，堅白之徒，穿之徒，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案終文之緒，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馬云：滑稽，說也。案御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稽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已習而寓諸庸，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有始，未嘗有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也。案事端未嘗有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也。

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者然有者，或情已出。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者然有者，或情已出。

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者然有者，或情已出。

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癯。司馬云：癯者在秋而成。亡謂之癯。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盡其性。乃均萬物。雖多。自一物之義。唯一案此漆園所謂齊彭殤也。但如過人。所說則誠虛誕。妄作於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物。既有一物。彭祖七八百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壽於殤子。末而太山爲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物。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我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其所容。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其言。容。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一既一。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往時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无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物。纒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无適焉。因是已。之大小。人之壽夭。並齊之。得因任。之。夫道未始有封。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故是非無定。爲是而有眇也。後有眇域。而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或祖左。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作有論。有論。俞云：崔本是下文云。存而不論。辭。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有分有辯。辯者。別視。有競有爭。競者。對說。此之謂八德也。各據所得。案上言有眇。倫義非眇也。當從俞說。有分有辯。辯者。別視。有競有爭。競者。對說。此之謂八德也。各據所得。此八類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超六合之外。天地四方。妙理希夷。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謂蒼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可詳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帝志記也。祖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取是辯。非滯於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陳迹。案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